

## 那夜，我回頭看 ？麥斯

瀛苑副刊

睡不著的夜裡，跟原本想做的事情不太一樣，我在光碟盤裡放進了過去燒出來的資料碟，並且，點開了一張又一張過去的相片。明明就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一年、兩年、最多的，其實也不過就是三年前而已。但為什麼，我會有這樣一種既熟悉，但是卻又感到相當陌生的感覺呢？

從「當下」的眼光來看時間這回事，我們或許會覺得，它似乎走得相當緩慢。儘管可能總是會有忙到不可開交的時候，但除此之外，我們有時卻還是會和孩子們一樣，因為對某些事情的期待，而覺得光陰流逝得不夠迅速；同時也以為在這樣看似慢慢過去的每一天之中，可以因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鮮明印象，而將它們牢牢的記在心裡。但，真的是這樣嗎？

記憶，有時候是很不可靠的。可能一件在當下你覺得自己會因為感動、因為刻骨銘心而深刻到一輩子難忘的事情，在餘韻散去的數週以後，你就已經需要稍微的費神思索，才能夠找回這件事的存在，以及當時那種心情上的波瀾。這不是善忘，也不是負心棄義，但，這卻是一個我們都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就算是在記憶之中，其實也不太可能有所謂的永遠。人一生必須經歷太多太多的事，能有多少的心力，來辦到真正的「永生不忘」呢？假使開心的事，到頭來也總會有遭到遺忘的一天，那或許就像藝術家們向來推崇悲劇的理由一樣，大概也只有附加在「傷痛」背後的強大能量，才能夠令「記憶」真正的續航，以致於長遠的留存於人心了吧？

點開一年多前的相片，裡頭的我，正笑得十分燦爛。就像過去所有的照片一樣，在拍照的時候，我總是會讓自己臉上的表情堆起滿滿的笑容。但我那時候的心情是什麼呢？有什麼其實被隱藏起來的心事嗎？明明就是同樣的自己，但對於當時的心情，現在回想起來，似乎也差不多就像揣測一個陌生人的心境般那麼難以瞭解了。更別說螢幕裡的那個我，有時候其實會做出讓現在的自己覺得十分不可思議的事……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姿勢呢？」、「為什麼我會在錄影的時候講這些話呢？」看著過

去那個我並不太熟悉的自己，不自禁會自言自語這麼問著。或許這下才終於知道什麼叫做「當局者迷」，有時候最不容易瞭解自己的人，其實就是自己。

因為一直都在反覆進行大同小異的行為與思考，所以下意識裡，我們總是覺得自己改變不大。每天每天，儘管我們心裡明白自己其實都在隨著時間而增長年歲、都在隨著遭遇的事情變多而累積經驗，但也因為我們總是在一個大致上相同的思維邏輯裡與接受到的新事物見招拆招，所以久而久之，也自然就不會察覺這些隱藏在大不變之中，一個又一個小小的改變。但事實上，這些一個又一個看起來似乎不足為道的小小變化，其實到了最後，才是形塑我們成為最後那個自己的真正理由。

一直都認為，現在的自己與過去無論一年或三、五年前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不一樣。但這些遭到遺忘的照片卻提醒了我：別傻了！你改變的地方多到從臉上的神情都可以看得出來；還有，你該慶幸自己在過去的某個岔路上，一直都沒有行差踏錯的太過離譜，不然又怎麼會有現在的你，而且還好好的坐在電腦前感慨過去呢？

看來，在「對比」這檔子事發生以前，人果然是一種慣常於麻痺的動物耶……！？